



孙方友小说全集

孙方友新笔记小说

主编 墨白 方亚平

小镇人物

卷
四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孙方友小说全集

孙方友新笔记小说

主编 墨白 方亚平

小镇人物

卷
四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2010年10月，郑州，黄河

雷老昆

孙方友

雷老昆是北街人，解放前被人尊称为雷三少。土改那年虽未枪毙他，但让他给死因陪过罪。所谓“陪罪”，就是开斗争会时也给他插上亡命牌，然后与谈枪毙的人一齐拉到法场。事先知情人全保密，陪罪的人却不知道。雷老昆以为自己要死，结果枪声还没响，他就吓得尿了裤子。从此，就落下小便失禁的老病。

听上辈人说，雷家先人曾是镇上首富，连皖地界首城里都有他们的生意。雷老昆的父辈叫雷大宇，不务正业，吃喝嫖赌一齐上，不久就将家业败了大半。亏他死得早，总算给雷老昆留下上百亩好地。雷老昆掌家之后，惨淡经



1984年夏，新站，全家福：中间第二排左起：母亲王学芝、二伯母、大伯母、姑母、大伯父孙多阳、二伯父孙多顺、父亲孙多喜；后排左起第一人是孙方友、后排右起第四人是墨白



一张报纸上载下来的老照片，地址与时间不详，左起：张宇、李佩甫、孙方友



2013 年春节，和老伴逗孙子



2013 年 8 月 4 日，孙方友的骨灰送回故乡安葬，这是家乡为悼念他拉起的横幅标语

目

录



2008

马文瑄 / 3	谢鹅英 / 60
老高 / 20	徐老三 / 64
郭老鹏 / 24	梦婆 / 66
江小雪 / 28	醋婆 / 67
花家布店 / 33	张三 / 69
任家粮行 / 38	康记货店 / 71
赵平常 / 43	蒋大少 / 75
谷家屯 / 47	雷老甫 / 79
赵老邪 / 51	白岩 / 83
袁文流 / 56	老转白亢 / 88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马小田 / 92 | 钱氏饺子铺 / 127 |
| 杨瘸子 / 100 | 王超群 / 132 |
| 关莲凤 / 104 | 高老师 / 136 |
| 大表哥 / 108 | 王娟 / 140 |
| 赵全宝 / 111 | 周水泊 / 144 |
| 章老三 / 115 | 白狗 / 148 |
| 牛老师 / 119 | 麻线张 / 153 |
| 鲁峰 / 123 | 雷邦一 / 158 |

2009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王秋芬 / 165 | 沈玉刚 / 187 |
| 施本言 / 168 | 尚中祥 / 191 |
| 洋人儿 / 174 | 何玉灵 / 197 |
| 程老师 / 180 | 方阿訇 / 202 |

2010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罗维娜 / 209 | 高家澡堂 / 222 |
| 打工妹红 / 215 | 王桂英 / 226 |
| 将军跪殿 / 219 | |

2011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田裁缝 / 233 | 迷案 / 245 |
| 冉氏剃头铺 / 240 | 雪妹 / 249 |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吴干臣 / 253 | 杨大眼儿 / 275 |
| 械斗 / 257 | 谭老二 / 281 |
| 卢晓玉 / 261 | 韩武兵 / 287 |
| 雷邦枢 / 266 | 沈家诊所 / 292 |
| 汪家果铺 / 269 | 赵林 / 297 |

2012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胡罗锅 / 305 | 罗仰羲 / 321 |
| 李学谦 / 312 | 茶婆 / 327 |
| 李哲 / 316 | |

2013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傅全宝 / 335 | 吕泽棋 / 357 |
| 师小瑜 / 342 | 袁成宣 / 365 |
| 曾庆年 / 348 | 卖丸子的焦家 / 370 |
| 黄月典 / 353 | 何家粉坊 / 376 |

《小镇人物》残篇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谷婆婆 / 385 | 毛希建 / 388 |
| 盲人王华 / 387 | |

附录

- 孙方友年谱（江媛收集、整理） / 393



2008

马文瑄

一

马文瑄决定要回老家一趟。

马文瑄几次要回老家走一走，但几次都未能成行。这回他铁了心，对老伴儿说：“我可能是今生最后一次回老家了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！这些天做梦全是儿时的事情，我还梦见了母亲，她要我回去到她坟前看一看。”

马老执意要回老家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儿孙们的耳朵里，他们或打电话或发短信或匆匆赶来劝说，大概意思惊人的统一，说您已年过八旬，几百里路怎能吃得消？再说，你早已无职无权，出城要车不同在市内，需要打报告找领导，很麻烦。我们又都没有私家车，总不能让你挤大巴吧？再者说，几十年没回去过了，回到老家谁还会认得你……儿女们是一片孝心，提出一个又一个困难的目的是想打消老人的回乡计划。可马老这回很坚决，对儿子、女儿、孙子、外甥们说：“纵有刀山火海，我也要回去一趟！”

看老爷子铁了心，晚辈们就不再阻拦，接下来便开始筹划如何

给老爷子要车，路上所需，联系市里、县里相熟或不相熟的掌权者如何接待。不想老爷子除去答应要车外，其他一概不许。说自己离休多年，早已成为官场外的“木乃伊”。我不想让人讨嫌给人家找麻烦，也不想给自己办难堪。最后还特别强调自己这次回乡全属私人行为，与官方无碍，所以谁也不用求，包括汽车用油和过路费都准备自己掏腰包！儿女们看老人执拗，生怕因此惹他生气，只好全放弃。尽管如此，老人一个回去总不让人放心，谈判到最后，马老才答应让刚刚退休的大儿子马步云陪他一同回去。

马文瑄私下对老伴儿说，自己要回颍河镇的原因很多，但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三个：一是回乡给老娘上上坟；二是看看几个还健在的儿时伙伴；三是还一个心愿。至于是什么心愿，马老没说。

马老二十多年前离休，离休后一直就住在省老干所，副部级待遇。论说，这个待遇在市里或县里还能唬人，可在这省老干所，正、副部级成群结队，所以也就没了特殊可言。又因为马老是在正厅级的位置上离的休，离休时后面的括弧内是“副部级待遇”，所以在用车方面就远不及在部级位置上离休的老同志。尤其是出远门，更非易事，若赶逢年过节用车高峰时，要先排队挂号，由所领导批准了才能成行。好在眼下不是用车高峰，马老的家人按所内规定打报告找领导签字后，轮到了一辆半新半旧的“普桑”。虽然车不是太好，但眼下路况好，去马老家乡的那个县是全程高速。马老的大儿子马步云退休前一直在财政厅开小车，技术没的说，由他护送，全家人自然放心不少。

马老十六岁离家，在陈州城里的贵族学校“成达中学”读书，在那里参加了地下党，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。土改时期，不知是颍河镇的工作局面难开展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上级派他回家乡担任第一任颍河区区长。他果真不负众望，发动自家佃户，并亲手

枪毙了父亲马老阁，一下就打开了颍河区土改工作的新局面。他的生母是父亲的三姨太，当贫农团冲进马家大院挖浮财时，他的母亲竟吊死在了他住的卧房里。为此，马文瑄一直迷惑不解，母亲为什么要自杀？而且不在自己的卧房，专跑到儿子住的地方上吊？这疑问一直困扰了他许多年。“文革”时，他在邻县任县委书记，造反派押他回颍河游斗，不知出于何种目的，竟特意将他关押在他曾住过的小四合院里。土改以后，马家大院一直是区政府、人民公社所在地。那时候宅院的格局变化还不是太大，尤其是他小时候住的四合院和他的卧房，几乎没什么改变，就包括他睡过的罗汉床，也没遭到损坏。那一夜，马老一宿没睡，压在自己心中多年的疑问让他毫无睡意。他知道母亲是个有心人，此种非常行为里肯定藏有某种暗示。也可能是母子之间心有灵犀，就在那一夜，他查遍了卧房中的每一块砖每一个可疑之处，最后从一个砖后面果真寻到了一个用油纸包着的宣纸草图。

马文瑄一眼就看了出来，那是一张母亲亲手绘制的藏宝图。也就是说，土改时自家的大批财宝没能挖出，是母亲将财宝隐藏了起来。这一切，当然是为了儿子，她为儿子藏宝，最后以死相告，将藏宝图藏在了儿子的卧房里。那一刻，马文瑄望着母亲的手迹，禁不住热泪横流。这张以生命为代价藏匿的图纸，虽然曾是历史的反动，但那伟大的母爱精神是撼天动地的。由于当时的形势，马文瑄没有声张，他将藏宝图放在身上最隐秘的地方，躲过了“文革”中的无数批斗和惊险。后来他调到省城，虽然他曾以枪毙自己的父亲为代价向党表白了自己的忠心，但他的仕途却一直不顺利，直到五十五岁那年，才提升为副厅级，后来又担任两年省畜牧局党委书记，就在那个不太重要的位置上离了休。由于他的权力有限，所以他的几个孩子也没安排得当，至今没一个混出头脸

的人物。对于马老来说，这不能说不是他的另一个隐痛。所以，当儿女们为他张罗此行时，他坚持尽量简办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。他不想强儿女们所难，为了自己的一时虚荣。

自从离休以后，马老就一直在研究那张藏宝图。因为马家大院是方圆几十里最大的宅院，镇上人都称其“老院”。四进深，院里大四合院套小四合院，月亮门对月亮门，八角门对八角门，曲径通幽，神秘无常，一般生人进去大多要迷路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马家宅院一直是政府所在地，是权力的象征，在镇人的眼中，几乎成了小镇上的“天安门”。

可是，现在却有人将它卖了，而且成了事实。

其实，这才是马老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。

前些天，家乡的几个土改老积极分子纷纷给他写信打电话。说是老区长过去您领我们闹土改，打土豪分田地，没收地主的财产挖浮财，多红火呀！现在可好，当年的土改成果全被一些败家子卖光了。大礼堂卖了，兽医站卖了，机械厂卖了，供销社也卖了！你可记得那个大礼堂是在原来的雷家祠堂上建立的，兽医站是张氏地主的粮仓，机械厂是西街地主刘老斜的府第，供销社是雷老二家的三进深大宅院！这些可都是当初咱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呀！您不会忘记老贫农团长卢老根被反共暗杀团大卸八块的惨状吧！当初您领我们杀富济贫，连您的亲爹您都没放过，不全是为着咱老百姓吗？可眼下这群王八蛋却是杀“富”肥自己！镇上的几家民营企业 and 社办企业全被他们“吃”垮了！一家皮革厂的厂长因还不起百万贷款上吊自杀，眼下只剩下一个钱全来。钱全来办了私人酒厂，生产一种黑谷酒，远销日本国，赚了大钱，乡政府为还当初办企业欠的贷款，已决定将您家的老院全盘卖给他了！

马老听到这个消息，吃惊得瞪大了眼睛，好一时才问卖了马家

大院，乡政府搬到哪里？一个名叫宫二牛的儿时伙伴告诉他，镇小北关有个收费站，撤了，乡政府就搬到那里去。马老慌了，忙问宫二牛卖过没有，自己当年住的那个小四合院还在不在？宫二牛说在是在，可现在已经姓钱了！您若想看一眼，就赶快回来。马老一听小四合院还在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因为这些年他一直关心马家大院的变迁，可能是人老了，怀旧之心越发重了。“文革”中，马家大院的旧房扒了不少，可值得庆幸的是，这么多年来，颍河镇的历任书记大多住在自己当年住过的那个小四合院里，无形中就保护了这片宅院。要说旧物、旧宅或可供自己怀旧的象征，可能就只有这些了。

当然，马老还时刻惦记着父亲和母亲当年为他埋下的那批宝藏。

所以马老要急着回去解开这个谜团。

二

马文瑄在大儿子的护送下，很安全地回到了故乡。他拒绝了一切邀请，事实上也没有人邀请他。回到镇上后，就住在了宫二牛家。他离休多年，在官场上早已属于秋后霜打的落叶，现任的年轻官员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。刚离休那几年，经他提拔或帮助过的人还掌权，马老出行要车有车，每到一处还有人接待视他为“恩人”。而现在，权力更迭很急促，官员换了一茬儿又一茬儿，可以想象，与自己在任时相比，如果硬厚着脸皮骚扰人家，简直就像官场乞丐。好在马老早已被人冷落惯了，不在乎这些。无欲则刚，所以马文瑄回来的路上，就给大儿子订了几不准：第一就是不准与地方联系，而且用语很讲究，就是不给地方上找麻烦。第二

就是要把自己当一名平头老百姓，在外多年，回乡看一看，祭祭祖宗。过去闹革命时与家庭闹决裂，那是政治形势之需要。现在上了岁数，又多年没到父母坟前拜过，无论公与私，都是不孝，与建立和谐社会不适应。出身不由己，道路可选择，当年斗争父亲枪毙自己的父亲是对革命之忠，而现在回乡祭一祭他老人家应视为孝。共产党员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阶级斗争早已不讲了，自己到这个时候才回来已经很惭愧。第三更不要给县上说，以免闹大了动静，影响自己的回乡计划……说到这里，大儿子马步云回首望了他一眼。马老顿时缄了口，自觉这一条是有些自作多情，是自身官场情结仍未退净，说穿了，是虚荣心在作怪！哎，人哪！

马老一路再没说什么话。

因为没招摇，马老回到镇上后很少人知道。家乡变化很大，当年的麻石铺路早已变成了柏油路，一街两行的道人帽式样的门面房现在全变成了三层小洋楼。宫二牛家在东街住。宫二牛也年过八旬了，但身板还硬朗，他有一儿一女，儿子早于他去，现在他和大孙子住在一起。宫二牛说他的大孙子也年近半百了，带着儿子去外地打工去了，家中只有他和他的孙子媳妇。宫家房子也宽敞，刚盖的平房，水泥结构，明三暗五，还有很宽的房廊。玻璃窗，瓷砖铺地，整洁又大方。房顶上焊着塔形的电视收视器，室内的彩电可能是二十九英寸的，旁边还放了两个小音箱，这很是出乎马家父子的意料，禁不住惊赞了一阵子。宫二牛患过白内障，年前动过手术，看人视物还可以。宫家原来是马家的佃户，见到马老，宫二牛第一句话竟喊的是“大少爷”。马老笑得前俯后仰，说：“二牛呀，我革命白革了，弄到现在你竟还喊我大少爷！”宫二牛也乐了，说：“喊错了，应该喊老区长哩！”马老说：“你这样喊